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六十一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諫議大夫 附諫大夫 補闕 拾遺 司諫 正言

歷代沿革秦置諫大夫東漢光武增為諫議大夫唐龍朔中改正諫大夫開元以來復諫議大夫貞元四年分為左右諫議大夫左隷門下右隷中書元和元年勑左諫議大夫冝去左字其右諫議四員並停其

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則自武后垂拱中置也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宋端拱元年改左右補闕爲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爲左右正言

以有才拜

東漢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揚雄之才明帝召入作東觀辟雍徳陽諸觀銘遂拜諫議大夫

以久次遷

漢揚雄字子雲以耆老久次轉爲諫議大夫以疾免復

召為諫議大夫家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
酒肴以從學
正直無改
東漢李法字伯度性剛有氣節應賢良對策除博士遷
光祿大夫上疏論椒房寵盛宦官權重免官八年徵為
諫議大夫正言直辭無改於舊
純白無私
唐博陵崔損累官諫議大夫立心純白一無所私

高適敢言

唐高適字達夫明皇在蜀為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臣側目

元亮苦諍

唐崔元亮清慎介特太和四年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望鄭注搆宰相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閣苦諍反覆數百言文宗未喻元亮置笏在陛下復言帝始悟衆服其不撓

臥内訪事

魏鄭公徵字玄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日益親幸或引至臥内訪天下事公亦自以不世之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三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

仗下與言

唐宋璟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内供奉仗下與言得失按唐制侍御親兵及殿前兩司號曰三衙三衙分為五仗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

曰勲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皆帶刀捉仗列坐于東西廊下又每月以望日十六日立内廊閤外號曰内仗初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必記御史彈百官對仗讀彈文及許敬宗等用事奏事官多俟仗下獨于御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得與聞也

守閤極論

唐陽城字元城家貧好學不出戶六年及舉進士乃往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而出唐德宗以銀印赤綬起于隱所拜為諫議大夫時裴延齡誣陸贄等於帝帝怒甚城守延英閤上疏極論累日不止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因哭於庭上卒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附錄大呼

宋孔道輔字原魯為右諫議大夫上廢郭后道輔與范

仲淹率諸臺諫官詣閤門閤門不為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宦者闔扉拒之孔手附門銅鐶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與我曹入諫

請賜創印

唐大歴二年諫議大夫薛之輿奏云近日諫官所上封章必須門下中書兩省印署文牒一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别賜創諫院印庶免漏泄至太和九年始創諫院印以諫院之印為文

固拒草牋

後唐盧導為諫議大夫潞王從珂叛以兵犯京師宰相馮道請導草牋勸進導固拒之

獨為箴規

唐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迴波詞多以諂言媚上至景伯獨為箴規語曰迴波爾持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宜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常令品藻

唐王珪字叔玠太宗時爲諫議大夫忠直敢言常令品藻當代人物末云激濁揚清臣於數子亦有微長當時以爲確論

有諫臣體

唐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諫臣之體上疏論時政四條上嘉納之

有諍臣風

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為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卿論事有諍臣之風今擢卿諫議大夫

清謹高亮

東漢梁商曰周舉清謹高亮可任諫議大夫

公直蹇正

東漢韋彪字孟達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及通才蹇正有補益于朝者

諫披香殿

唐蘇世長京兆武功人高祖拜為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世長曰是殿雕麗非煬帝作邪帝曰卿好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是朕作乎對曰瑤臺瓊室非創業之君所為耳帝重其言又從獵涇陽大獲禽獸帝謂朝臣曰今日樂乎世長進曰陛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大樂帝曰狂態復發邪對曰臣私計則為狂為國計則忠矣

諫望僊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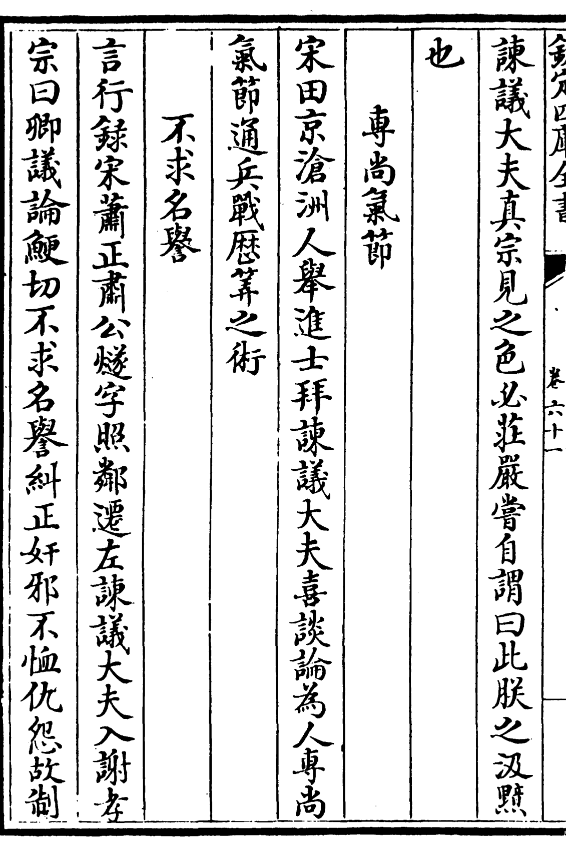
唐柳仲郢字諭蒙會昌初遷諫議大夫武宗延方士築望僊臺仲郢諫之辭切上遣中使愧謝

論朝廷得失

唐殷侑為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前後八十四通以語切直出為桂管觀察使

奏經史體要

宋田錫天資骨鯁詔舉直言極諫公對事且奏經史中治體之要凡三十篇真宗手詔褒奬拜御史知雜事遷



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嘗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

專尚氣節

宋田京滄洲人舉進士拜諫議大夫喜談論為人專尚氣節通兵戰歷筭之術

不求名譽

言行録宋蕭正肅公燧字照鄰遷左諫議大夫入謝孝宗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恤仇怨故剬

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

不用輔臣所薦

宋慶歷四年詔諫議大夫不得用見任輔臣所薦蓋既為諫官則不敢言輔臣之失故也

不歷郎中而為

舊例歷過郎中員外者方授諫議大夫近世張尚書方平王宣徽拱辰滕侍讀甫呂給事惠卿鄧中丞潤等皆不歷郎中員外之任便為諫議大夫矣

帶墜

筆談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班中戲語謂之帶墜

坡班

談苑今呼諫議為坡拜蓋唐朝舊語自外入為諫議班在給舍之上然諫議必歲滿方遷給事中又歲滿方遷舍人故語云君今上坡後當復下坡矣又青箱雜記唐諫議謂之坡班在給舍上一遷為給事又遷為舍人時

漢鮑宣字子都好學明經哀帝初徵為諫大夫時丁傅董賢用事宣每上書諫諍其言少文多質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以潔行召

漢貢禹字少翁以明經潔行元帝召為諫大夫虛己以問政事

龔勝言徵賢

東漢龔勝龔舍皆楚人勝字君賓或曰君賓舍字君倩

迁潤吉遂謝病免子駿元帝朝為諫大夫駿子崇平帝朝為司空

剛直守節

漢王章遷諫大夫在朝稱為敢言為王鳳陷死贊曰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

質朴守正

漢宣帝本始三年以夏侯勝為諫大夫勝為人質朴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

有自他官爲諫議者驟立給舍上班中戲語曰饒君抖上坡去亦須抖下坡來葢言其遷給舍便序班在下也

宿德 已下諫大夫

初學記漢武帝因秦置諫大夫皆以名儒宿德爲之

軼才

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襄奏褒有軼才乃徵褒既至詔爲聖主得賢臣頌擢諫大夫

以明經徵

少好學明經何武薦勝哀帝徵為諫大夫勝薦舍及甯壽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尚為駕徵賢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有詔為駕龔舍等至皆拜諫大夫

王吉言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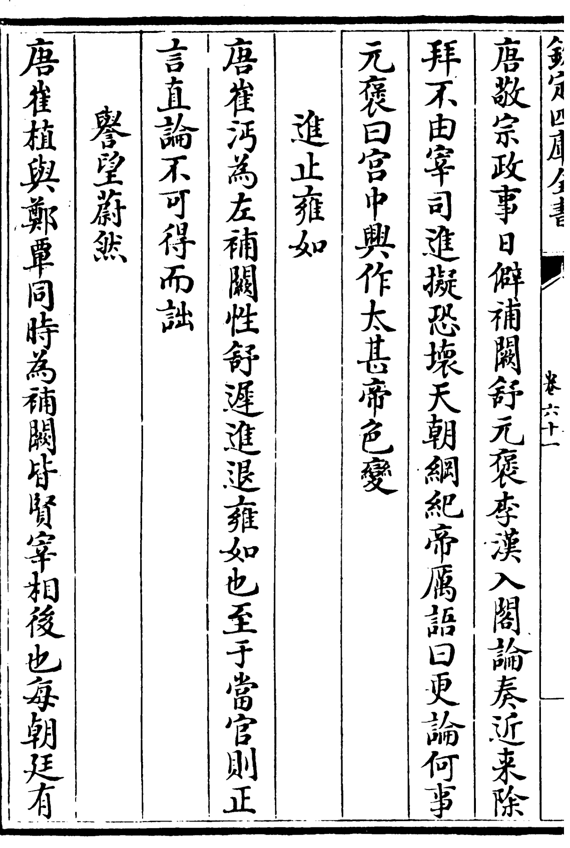
漢王吉字子陽以孝廉為郎有專對才宣帝朝遷諫大夫上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于民上以為

親信之嘗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

豈避雷霆 已下補闕

唐韋温字弘育為補闕時宰相宋申錫被誣温倡言曰並相操履本不宜斥乃奸人陷之吾等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邪因率同列伏閤切諍之

恐壞綱紀



唐敬宗政事日僻補闕舒元褒李漢入閤論奏近來除拜不由宰司進擬恐壞天朝綱紀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

進止雍如

唐崔沔為左補闕性舒遲進退雍如也至于當官則正言直論不可得而詘

謦望蔚然

唐崔植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也每朝廷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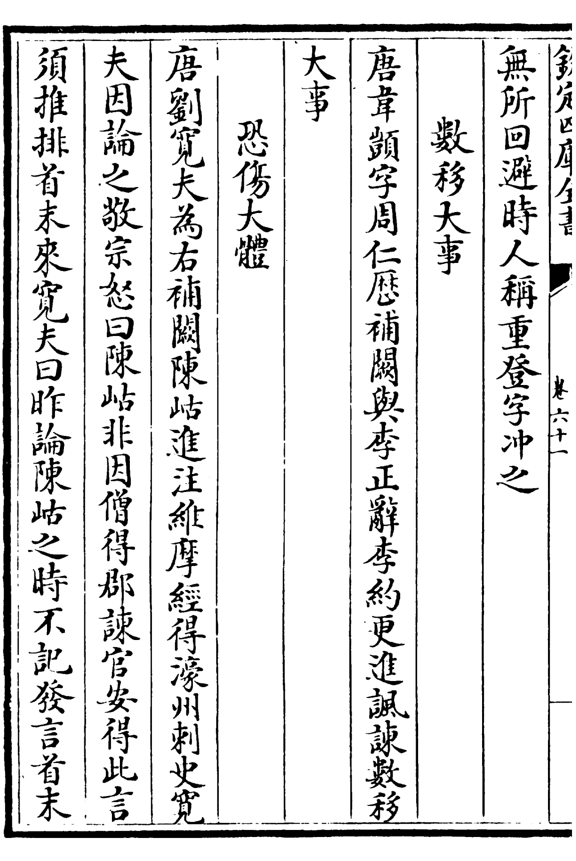
闕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譽望蔚然

同輩注目

唐韋渠牟遷右補闕内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于官次同輩始注目矣

僚友寄名

唐裴延齡得幸於徳宗欲以為相補闕熊執易欲上疏論之疏成示僚友薛歸登歸登愕然動容曰願寄吾名雷霆之下安忍以君獨當自是同列切諫歸登每聯署



無所回避時人稱重登字冲之

數移大事

唐韋顗字周仁歷補闕與李正辭李約更進諷諫數移大事

恐傷大體

唐劉寛夫為右補闕陳岵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寛夫因論之敬宗怒曰陳岵非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首末來寛夫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首末

惟握筆草狀即是微臣若尋究推排恐傷大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遷職酬勞

唐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遷補闕叅謝之際宰相裴垍廷語之曰獨孤與李補闕皆孜孜獻納今之遷職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或異於斯休復悚恧而退

上疏忤旨

唐李渤字濬之遷右補闕以上疏忤旨下遷諮議叅軍

懷餤上表

唐嗣聖中禁天下屠殺採捕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知匭進書

唐武后垂拱二年命銅為匭四區列之朝堂以受天下

表疏東方青匭名曰延恩南方丹匭名曰招諫西方素匭名曰申究北方玄匭名曰通玄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則進

索價已下拾遺

唐李渤刻意於學始隱廬山更徙少室元和中李巽韋況以文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辭疾不至韓退之詩寄盧仝少室山人索價髙兩以諫官徵不起

把麻

唐通事舍人宣語多不知書至宣讀輒失句讀故用拾遺團句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

掉舌下强藩

唐憲宗時節度使王承宗以常山叛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掉舌下承宗愈白度度為上言俾以左拾遺往承宗懼請以二子知感知信為質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詔復承宗官爵遂以栢耆為左拾遺聲振一

典美

才望清高

見評事

長揖親王

梁主瑱聞李愚學行召為左拾遺時衡王友諒貴重愚見之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

時

碎首謝曠職

唐穆宗朝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

立陛大言

唐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為左拾遺立陛下大言曰璟所諫乃社稷大計望陛下可其奏武后色始解宋璟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乃造次如是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章

守閤極論

唐王仲舒為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逐陸贄仲舒與陽城等守延英閤極論延齡奸邪不可為相

方回忠賢

唐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癡漢子毎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精神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常謂曰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張鎬志略

唐張鎬有大志好王霸大畧楊國忠聞鎬才薦之釋褐拜左拾遺玄宗西狩徒步扈從遣詣肅宗所數論事

詞旨典美

唐陳子昂字伯玉射洪人為右拾遺上疏陳事詞旨皆

諫召宗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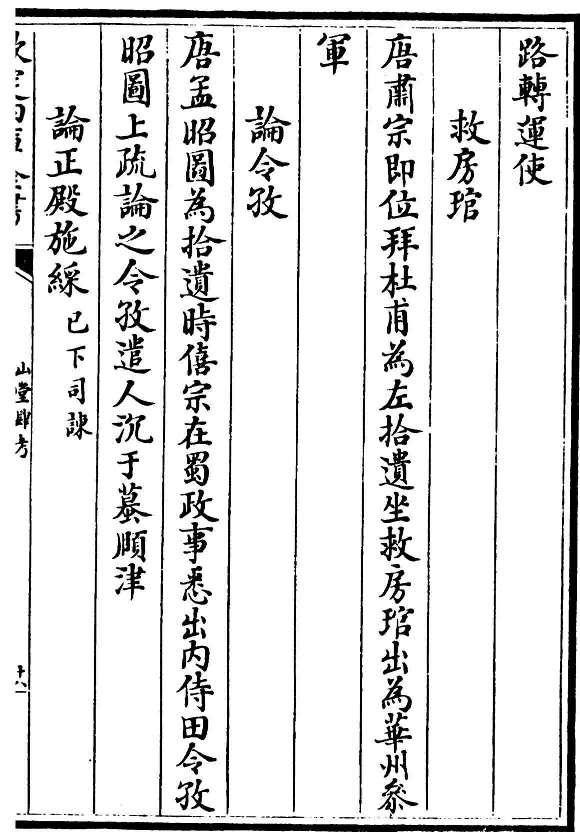
唐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宫拾遺魏謩上疏曰竊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二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議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謩為補闕謂曰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宫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詞以賞之謩徵之五世孫也

疏論諫職

唐元和元年元稹為左拾遺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持事無不言上䟽論諫職云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

乞免署狀

宋田錫為左拾遺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為河南北


路轉運使

救房琯

唐肅宗即位拜杜甫為左拾遺坐救房琯出為華州參軍

論令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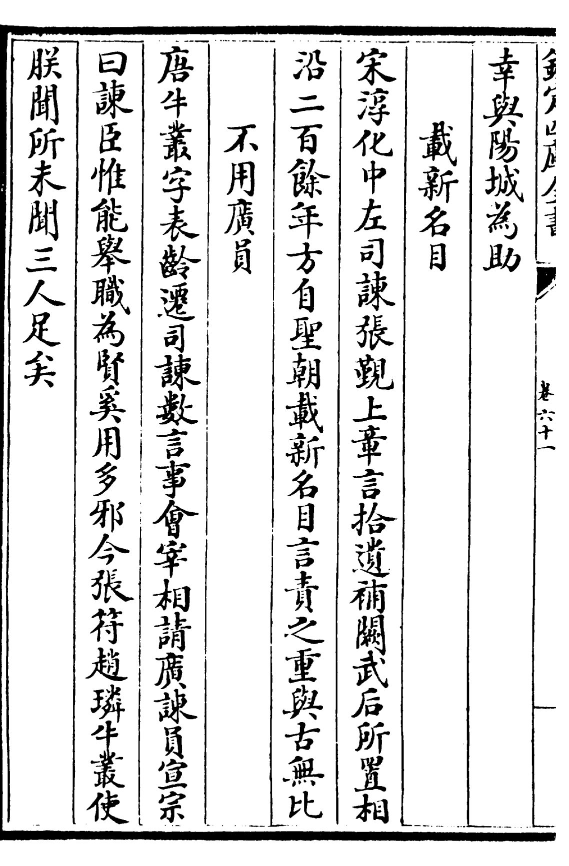
唐孟昭圖為拾遺時僖宗在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昭圖上疏論之令孜遣人沉于蟇頤津

論正殿施綵 已下司諫

宋太宗淳化中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時謝泌為右正言因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劾親王造錦

通鑑長編豐稷為左司諫楊王灝荆王頵令成都承受宦者造錦衣稷即奏論監察御史趙檝同時進對退謂稷曰聞使君言使檝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



幸與陽城為助

戴新名目

宋淳化中左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沿二百餘年方自聖朝戴新名目言責之重與古無比

不用廣員

唐牛叢守表齡遷司諫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為賢奚用多邪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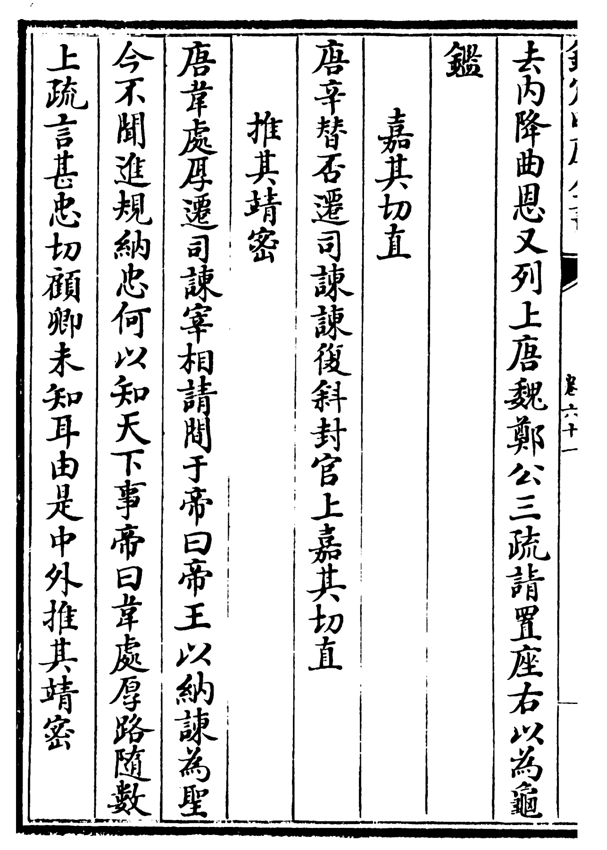
如此天下必太平也

法莚龍象

宋崇政殿説書吕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時禮部尚書蘇軾在邇英戲希哲曰法莚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退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當以楊畏為法時楊畏在言路而頗險為子瞻所厚故希哲及之

座右龜鑑

宋包孝肅公拯字希仁為司諫數論斥大臣權幸請罷



去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爲龜鑑

嘉其切直

唐辛替否遷司諫諫復斜封官上嘉其切直

推其靖密

唐韋處厚遷司諫寗相請閤于帝曰帝王以納諫爲聖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隨數上疏言甚忠切顧卿未知耳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不負所職

宋韓琦為司諫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多畏避為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如此

稱為得人

宋江公望遷左司諫諫諍有體朝野稱為得人

詆排奸幸

唐權德輿字載之貞元中為左司諫章奏不絕詆排奸

不敢受旨

宋傅堯俞為司諫嘗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上旨言事臣不敢也

司諫除員外

宋元祐六年中書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官言事稱為職者不次進擢其次

亦漸遷美職或謬妄不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以司諫除員外郎謂以職稱而遷則員外郎在司諫之下若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上可其奏詔改郎中

司諫除殿中

中興繫年録宋趙鼎自司諫除殿中范宗尹言於上曰故事無自司諫除殿中者乃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盖祖宗舊制初除言官即置簿載其言事考其多少當否已行者

即朱銷其下外廷不知也

作賦知名已下正言

宋夏侯嘉正嘗使巴陵作洞庭賦太宗知其名召為左正言

獻詩稱旨

宋至道元年和𡸣遷右正言獻詩歌稱旨上謂近臣曰宰相子多有文采能負荷堂構如𡸣者不可得也

祖禹引嬀

宋范祖禹字淳甫成都人鎮從孫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哲宗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讀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

宗道自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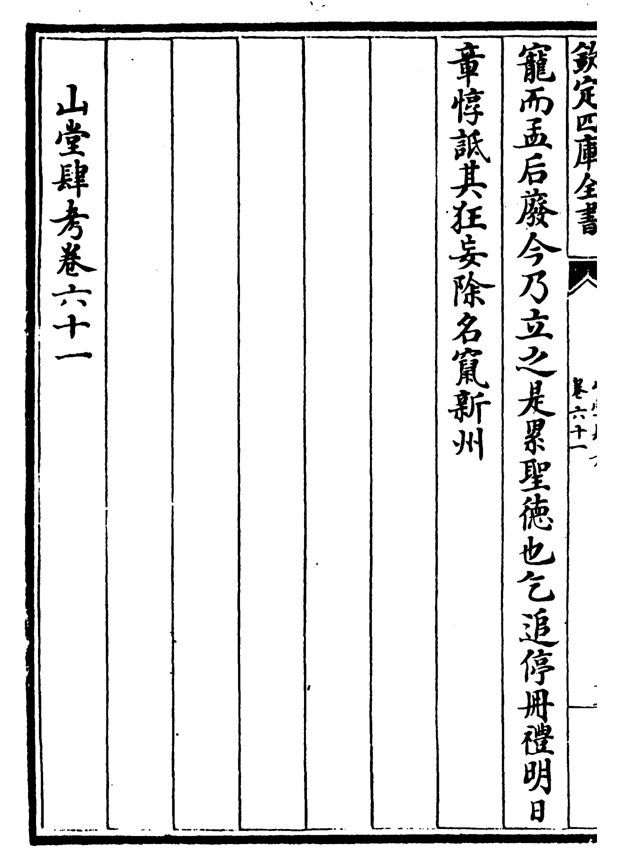
宋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奏真宗稍厭之一日自訟上前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之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曰魯直

請竄童貫

宋徽宗時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與黄經臣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即引帝衣請畢其説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

諫立劉妃

宋鄒浩字志完哲宗以浩數論事親擢為右正言元祐二年帝立劉賢妃為皇后浩上書言劉賢妃與孟后爭



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是累聖徳也乞追停册禮明日

章惇詆其狂妄除名竄新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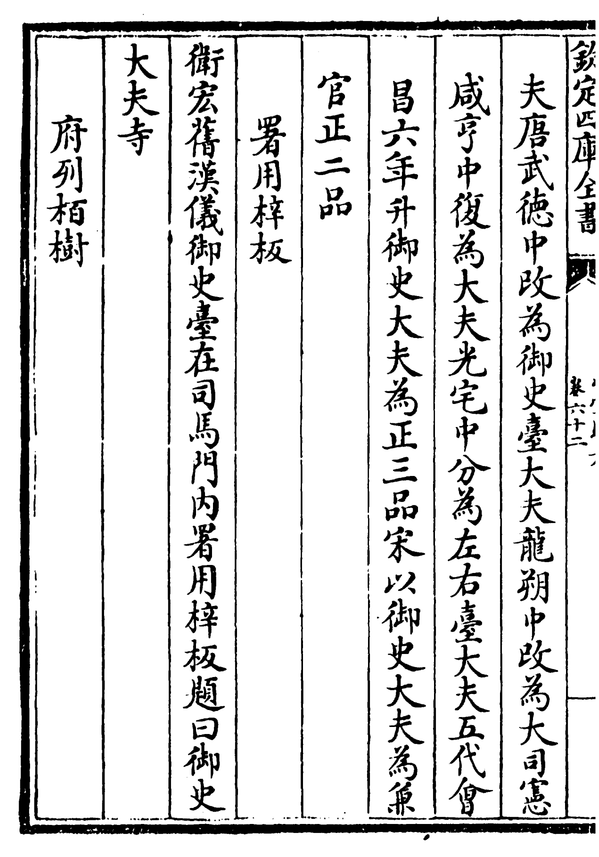
山堂肆考卷六十一

山堂肆考卷六十二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御史大夫

歷代沿革御史大夫秦官也為御史之率故稱大夫漢因之掌副丞相九卿高第者拜之成帝改曰大司空哀帝復為御史大夫尋復改為大司空魏置御史大夫北齊後周並不置而以中丞為臺主隋復置大



夫唐武德中改為御史臺大夫龍朔中改為大司憲咸亨中復為大夫光宅中分為左右臺大夫五代會昌六年升御史大夫為正三品宋以御史大夫為兼官正二品

署用梓板

衛宏舊漢儀御史臺在司馬門內署用梓板題曰御史大夫寺

府列栢樹

文帝不忍德至厚也王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恣誘天下亡人謀作亂請削其地上令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錯獨竇嬰爭之由此與嬰有隙

奏去副封

漢故事上書為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省先發副封有不善屏去不奏及魏相為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削去草藁

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張譚為御史大夫

經術文雅

漢成帝時御史大夫缺谷永上言少府薛宣達於從政舉措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惟陛下留神考察上拜宣為御史大夫

卜式邀名

漢武帝元鼎六年以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上不悅胡氏曰武帝好武功

漢書朱博為御史大夫其府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因名烏臺又名烏府又名栢臺

無以易堯

漢周昌為御史大夫徙為趙王相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者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之

莫敢難錯

漢鼂錯為御史大夫言於景帝曰吴王不朝於法當誅

漢孔光典樞機十餘年上有所問以心所安而對如或不從不敢彊爭時有所言輒削去草藁不敢彰主之過以干忠直有所薦舉唯恐人知休日歸沐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光不應更答以他語成帝永始二年代翟方進為御史大夫

廉潔節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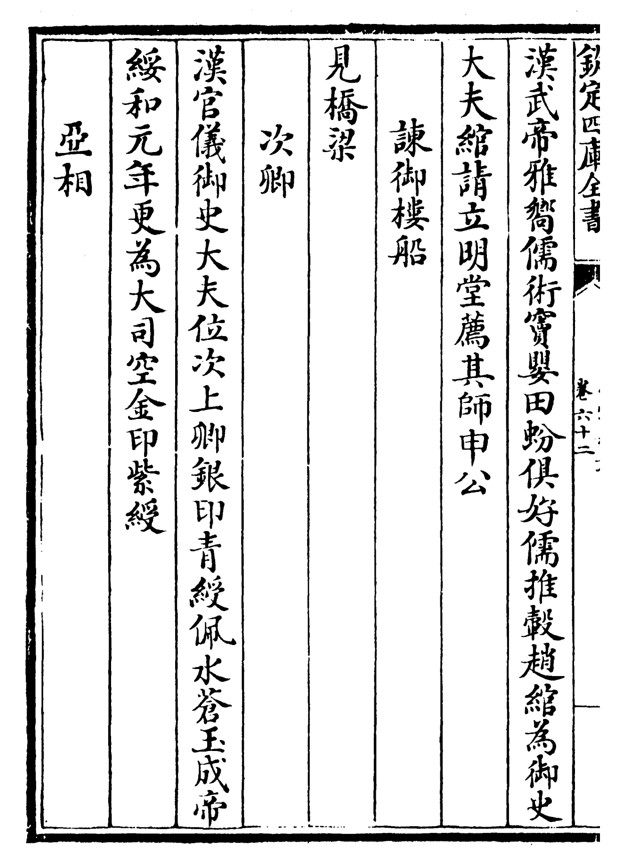
漢元帝詔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馮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

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官旣尊矣乃始正言以邀名又白帖式爲大夫以無文貶爲庶子

孫弘飾詐

漢武帝拜公孫弘爲御史大夫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三公俸禄甚多爲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如黯然今日廷詰臣誠中臣之病臣誠飾詐欲以釣名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

請立明堂



漢武帝雅嚮儒術竇嬰田蚡俱好儒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綰請立明堂薦其師申公

諫御樓船

見橋梁

次卿

漢官儀御史大夫位次上卿銀印青綬佩水蒼玉成帝綏和元年更為大司空金印紫綬

丞相

白居易行李元昌制亞相之秩威重寵崇

刀筆吏

漢武帝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者乃得上坐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

耳目官

唐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為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眾禽之偶柰何屈以狎之

不以言案人

漢張歐字叔明安丘侯説之子也武帝元朔四年拜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以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太欺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流涕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卻之謂平反也面封不忍見也

弗以私害公

唐敬栝拜御史大夫隱然持重弗以私害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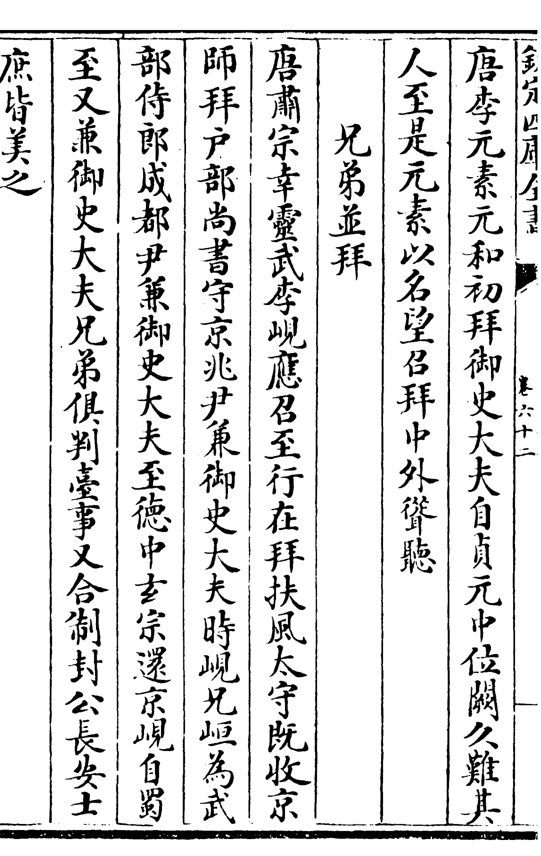
宰相避路

唐制御史大夫與御史中丞午後三刻出回避宰相如午前出宰相回避大夫中丞

貴戚泥樓

唐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內臣貴戚有看街樓閣皆泥之畏其彈劾也又玄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景讓上書言不可使外戚殭盛止罷朝兩日

名望召拜



唐李元素元和初拜御史大夫自貞元中位闕久難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

兄弟並拜

唐肅宗幸靈武李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太守既收京師拜戶部尚書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峴兄峘為武部侍郎成都尹兼御史大夫至德中玄宗還京峴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長安士庶皆美之

明法律

漢杜延年字幼公周少子也寛厚明法律拜御史大夫居父官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

理冤滯

唐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慧範恃太平公主權勢奪民邸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舊齒宏材

厝中宗授楊再思左臺大夫制避車要秩非德靡升専席雄班惟賢是屬侍中楊再思衣冠舊齒廊廟宏材寒暑不易其心始終弗虧其度在明時而有立居暗室以無欺投水陳謨邁漢朝之三傑霑沙作相掩虞日之五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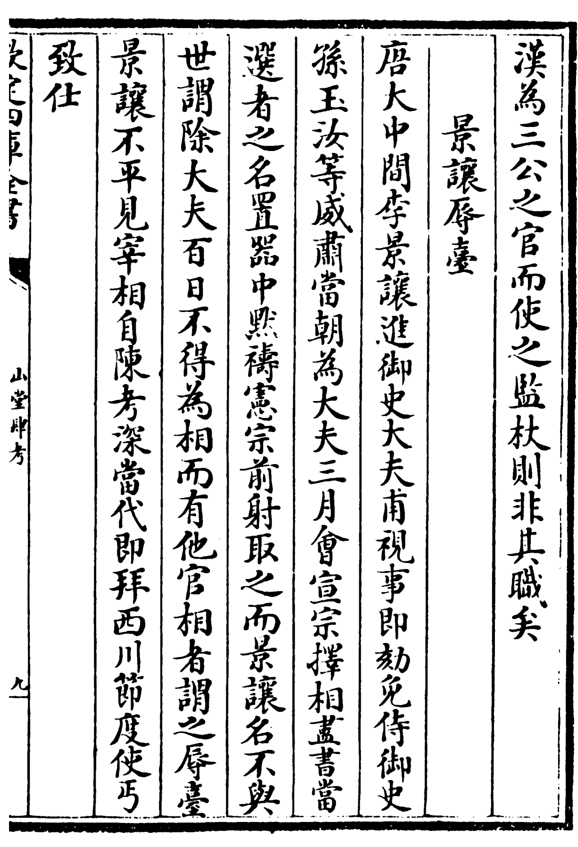
榮級通任

中宗授蘇珦右臺大夫制烏臺峻秩望總鐵冠蒼佩崇班威髙石室誠副相之榮級實次卿之通任蘇珦詞存

日侍郎崔漪諫議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往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馬趨出椎柱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躄卿姑容之百官肅然

宋璟監杖

唐玄宗開元三年貶御史大夫宋璟為睦州刺史坐監朝堂杖人杖輕故也綱目發明御史大夫風憲之長在


漢為三公之官而使之監杖則非其職矣

景讓辱臺

唐大中間李景讓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即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等威肅當朝為大夫三月會宣宗擇相盡書當選者之名置器中黙禱憲宗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與世謂除大夫百日不得為相而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不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丐致仕

南臺

揮麈録唐高宗改三省爲南臺故呼御史臺爲南臺趙璘之因話録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左臺右臺宋朝李建中爲分司西京留司御史世以西臺目之

北門

北齊鄴都故事御史臺在宫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今東都門不向北開者葢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

梵澤量湛黄陂既光大厦之材堪入巨川之用西京展驥道掩題輿右輔憑熊夙超露冕朱帷霧徹初停州縣之勞白簡霜凝宜屏權豪之氣

劾奏易之

唐魏元忠為御史大夫甞奏張易之等罪易之訴于太后反誣元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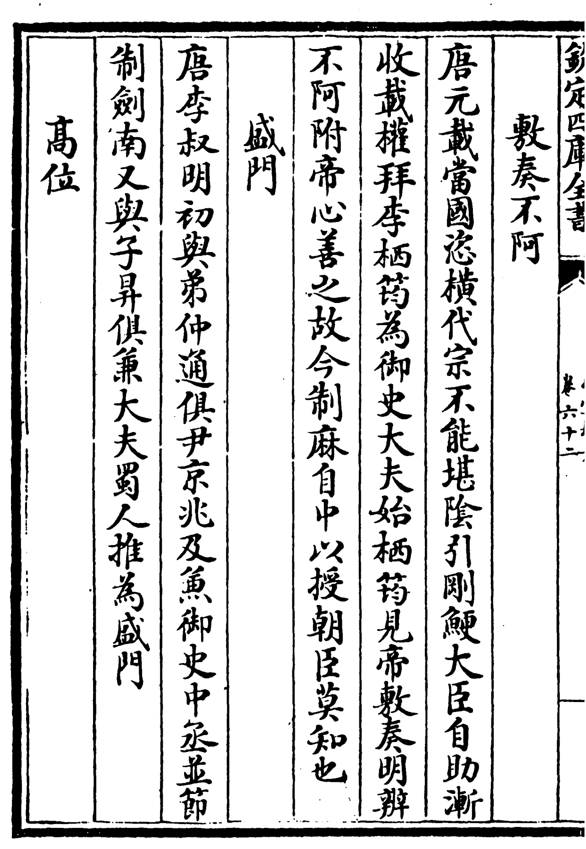
劾降崔湋

唐顔真卿為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而真卿執法如平

不習故事耳或曰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開北門

經術可尚

初唐李宗閔惡鄭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讀文宗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制出除覃御史大夫



敷奏不阿

唐元載當國恣横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漸收載權拜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辨不阿附帝心善之故今制麻自中以授朝臣莫知也

盛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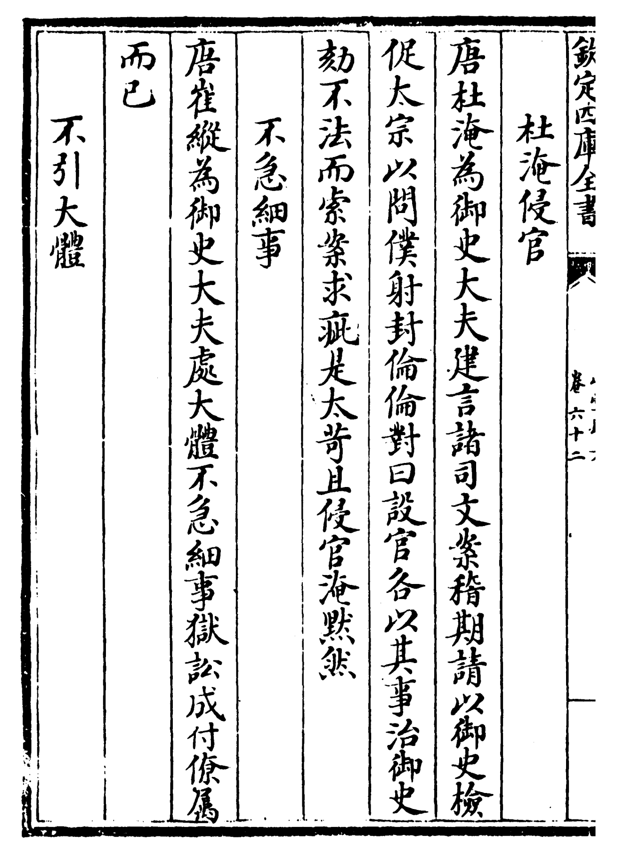
唐李叔明初與弟仲通俱尹京兆及兼御史中丞並節制劍南又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為盛門

高位

唐韋挺拜御史大夫太宗謂曰卿此拜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爲卿地者挺謝曰臣駑劣不足以辱高位且臣非勲舊而超處藩邸故僚之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上不許

隱甫稱職

唐崔隱甫拜御史大夫初臺中自監察御史以下舊皆得專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黜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



杜淹侵官

唐杜淹為御史大夫建言諸司文案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對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案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默然

不急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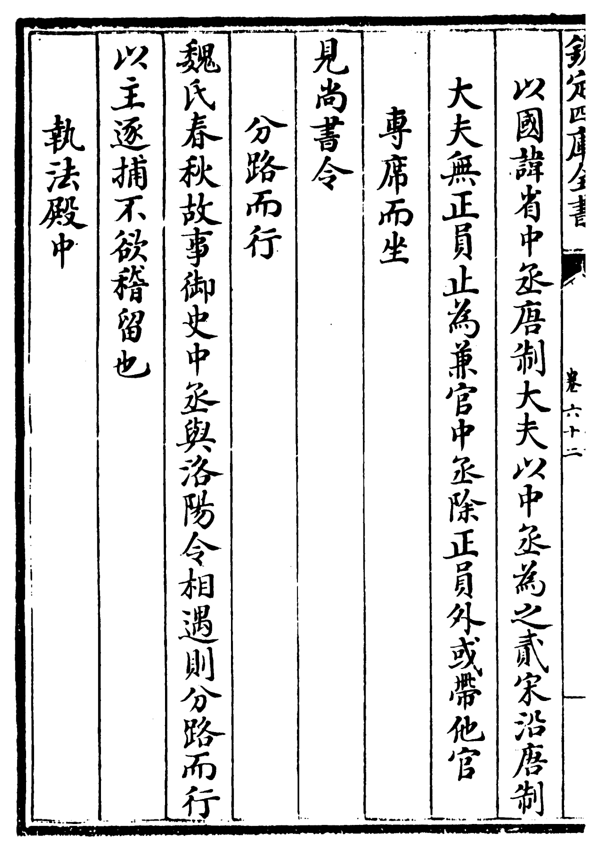
唐崔縱為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訟成付僚屬而已

不引大體

唐李朝隱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御史大夫缺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

御史中丞

歷代沿革周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宫刑即御史中丞之任也秦時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漢因之謂中丞為中執法晉宋以來不置大夫以中丞為臺主自齊梁皆謂之南司後魏為御史中尉後周曰司憲中大夫隋



以國諱省中丞唐制大夫以中丞為之貳宋沿唐制大夫無正員止為兼官中丞除正員外或帶他官

專席而坐

見尚書令

分路而行

魏氏春秋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主逐捕不欲稽留也

執法殿中

漢元帝擢陳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御史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畏憚之

執憲轂下

漢谷永上疏曰薛宣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舉錯時當

青綬

東漢中丞兩梁冠銅印青綬宋中丞銅印黒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

烏衣

南史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郎坐處分紀江左中丞雖一時髦彥然膏粱名士猶不樂

申明舊典

東漢馬威字威卿援兄子也拜御史中丞申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僚憚之唐開元初姜晦為中丞先是中丞不拜宰相銜命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晦

獨遵舊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者且奏由是臺儀復振

指切時政

宋張昇為中丞仁宗以其指切時政無所避畏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曰臣朴學愚忠仰託睿聖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似陛下孤立也仁宗亦為之感動

道穆破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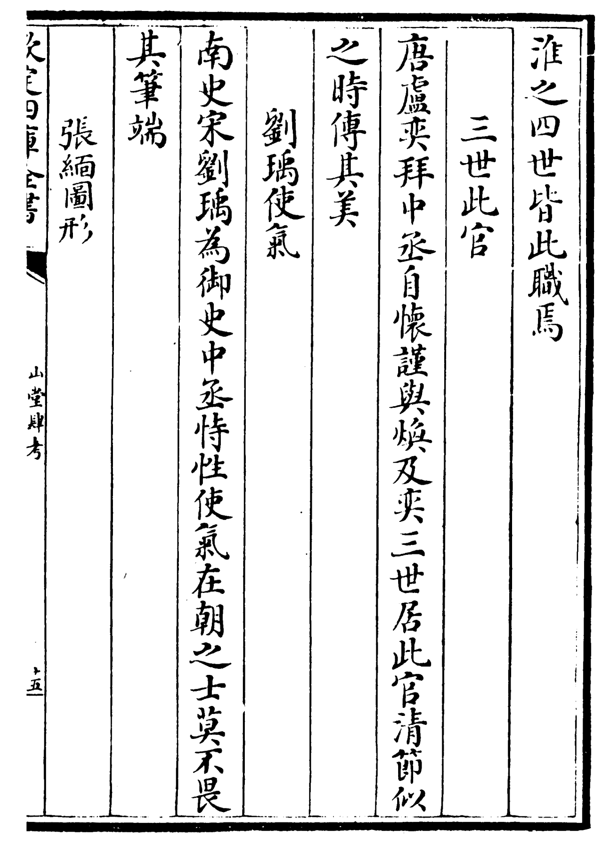
見公主

琅琊碎鞍

北齊宗室琅琊王儼領御史中丞舊制王公皆遥駐車馬以待中丞過其或少遲則赤棒𤪟之武成欲寵儼使依舊制儼出北宫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在華林園東門張幕隔青絲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止不得入自言奉敕以赤棒碎其鞍帝大笑

四世此職

南史梁王淮之字元魯拜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



淮之四世皆此職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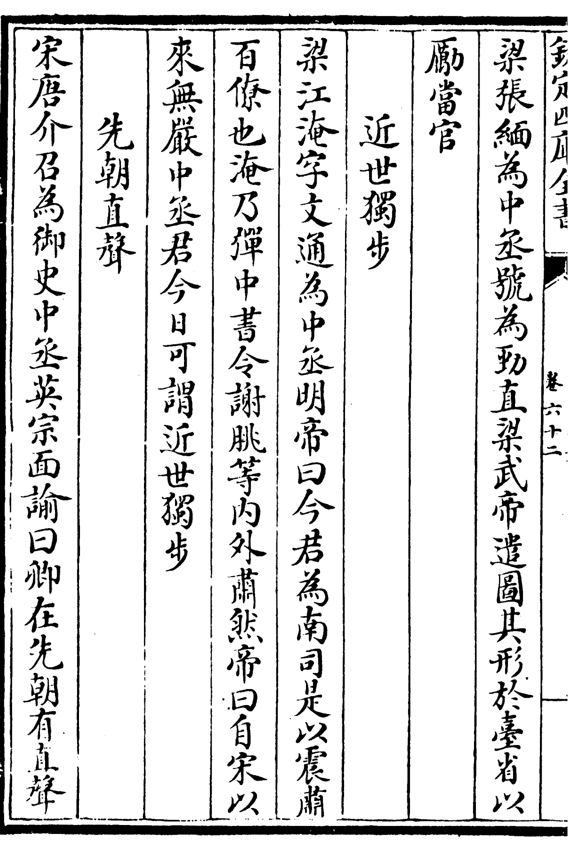
三世此官

唐盧奕拜中丞自懷謹與奐及奕三世居此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

劉瑀使氣

南史宋劉瑀為御史中丞恃性使氣在朝之士莫不畏其筆端

張緬圖形



梁張緬為中丞號為勁直梁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近世獨步

梁江淹字文通為中丞明帝曰今君為南司是以震肅百僚也淹乃彈中書令謝朓等内外肅然帝曰自宋以來無嚴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先朝直聲

宋唐介召為御史中丞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

今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

臺主

謝靈運晉書漢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為三臺自漢罷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為臺主即中丞是也

憲長

通典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獨孤朗為中丞時崔沔鄭居中不由憲長除授朗拒不納又唐會

昌元年中書門下奏云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當為臺憲之長

惠開不阿

晉蕭惠開為御史中丞奉法不阿權戚百僚憚之

王恬可畏

晉中興書王恬字元愉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劾奏大不敬請治罪明日温見奏事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

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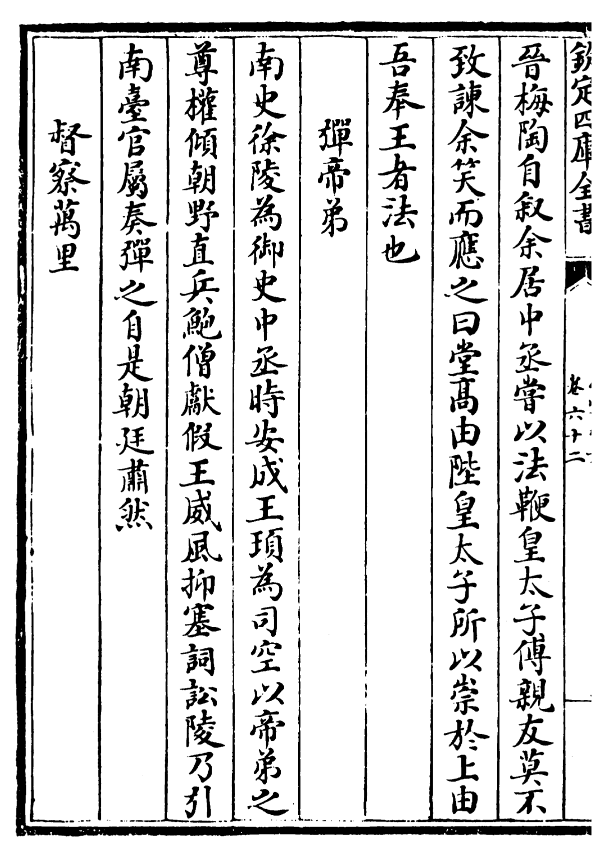
權豪震肅

晉周處為中丞奏石崇王彤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

朝野喧騰

劉宋江文蔚為中丞自王羲之後曠數百年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故權右振竦朝野喧騰謄寫彈文為之紙貴

鞭儲傳



晉梅陶自叙余居中丞嘗以法鞭皇太子傅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曰堂髙由陛皇太子所以崇於上由吾奉王者法也

彈帝弟

南史徐陵為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獻假王威風抑塞詞訟陵乃引南臺官屬奏彈之自是朝廷肅然

督察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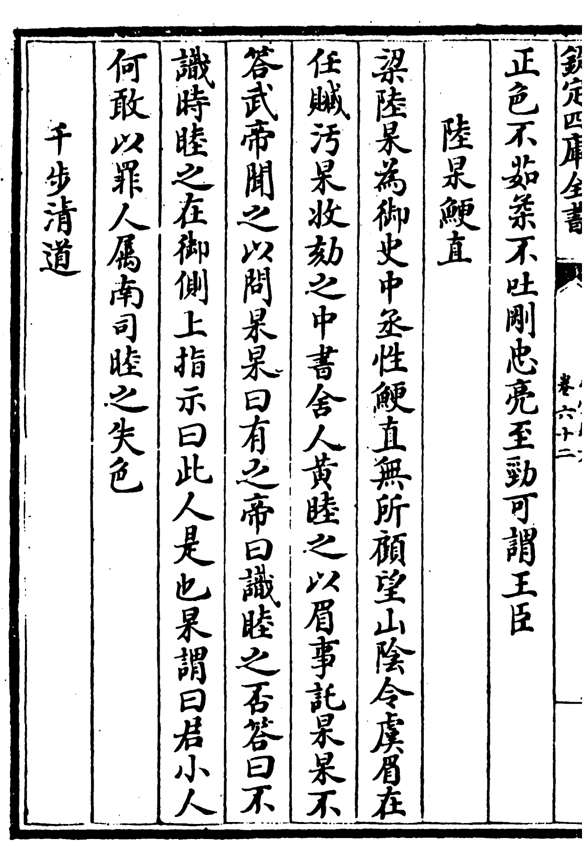
北齊司馬子瑞為中丞選御史表云周興鐵柱漢制繡衣賫白筆而纚逢馭驄馬而明目故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糾劾百僚

呵止半坊

唐舒元褒上疏曰元和長慶中中丞呵止不過半坊今乃至兩街謂之籠街喝道其崇高自大亦甚矣

熊遠忠公

晉熊遠字孝文遷中丞中宗每嘆其忠公又曰卿在朝



正色不茹柔不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陸杲鯁直

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性鯁直無所顧望山陰令虞眉在任贓污杲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眉事託杲杲不答武帝聞之以問杲杲曰有之帝曰識睦之否答曰不識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

千步清道

後魏御史中丞出入千步清道與皇王太子分道王公

遜避

百官避路

職官分紀中丞鹵簿至百官避路

驊裾預讌

南史梁任昉為中丞驊裾輻輳預其讌者殷芸到溉劉

孺顯劉孝綽陸倕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

得與也又昉為中丞後進皆宗之到溉劉孝綽等車軌

日至號蘭臺聚

兄弟並騶

唐三朝典畧梁張絢字孝卿為中丞兄績為僕射元日朝會及百司就列兄弟並道騶兩塗時人榮之

駕北省

元魏崔暹為御史中尉尚書移牒索御史監選不與及暹為僕射還索御史宋游道判云崔僕射昔在憲司籠駕北省今居禮閣控御南司遂不與

望南宮

唐尚書省東西隅有小橋相承曰㧑項橋言侍御中丞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㧑項望南宮也

乞拖鹽禁

魏宣武朝御史中尉甄琛言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羣生而榷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口腹而不及四體也乞拖鹽禁與共之魏主從

其言罷鹽池之禁

當嗣家聲

唐狄兼謨遷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紀綱紀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正畏忌顧望則職事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兼謨頓首謝

宣慰淮西

唐憲宗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御史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勝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

宣慰河北

唐武宗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風望整嚴

唐高元裕開成中遷御史中丞風望整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才者臣請出之

氣貌孤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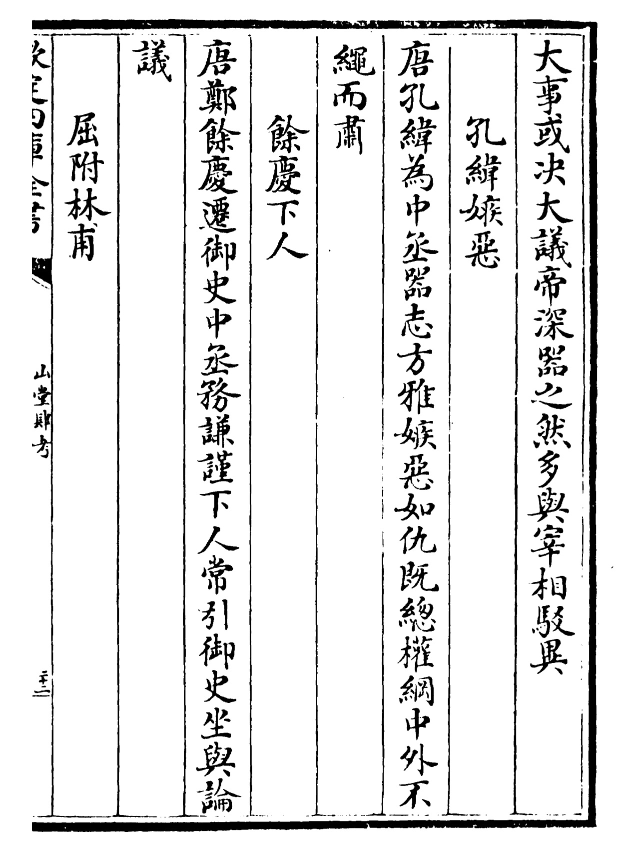
唐崔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裴度為中丞薦從自代

未嘗摶擊

唐文宗曰牛僧孺可為大夫鄭覃曰頊為中丞未嘗摶擊恐無夙望上曰鸞鳳與鷹隼事異

多所駁異

唐竇參為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與語天下



大事或决大議帝深器之然多與宰相駁異

孔緯嫉惡

唐孔緯為中丞器志方雅嫉惡如仇既總權綱中外不繩而肅

餘慶下人

唐鄭餘慶遷御史中丞務謙謹下人常引御史坐與論議

屈附林甫

初唐𤣥宗以楊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慎矜屈附于已復以為中丞

急彈安石

宋熙寧中王安石初拜參政吕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入對而翰林學士司馬温公侍講邇英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塗温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温公愕然曰奈何論之

獻可曰王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置之政府天下必受其弊此乃腹心之疾顧可緩邪未幾安石變法百姓騷然温公退居洛陽每曰呂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獻可誨字端之孫也

兼判戸部

唐大中三年中丞魏謩兼判戸部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綜戸部事從之

不就翰林

宋宰相吕頥浩專恣中丞趙鼎論之遷鼎翰林學士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駢驪不就遷吏部尚書復辭章十數上頥浩罷鼎即出視中丞事

延英目送

唐武元衡為中丞延英殿對罷徳宗目送之曰真宰相也持平無私綱條悉舉

延和面諭

宋蘇轍為中丞時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𡮢邪以揺

撼在朝呂微仲劉莘老遂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以劄子進入宣仁皇后命宰執于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

崔暹墜剌

綱目魏自正光以後在位多貪汚高歡啟以宋游道為御史中尉北齊王高澄請以崔暹為之以宋游道為尚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

然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於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咸陽王坦貪黷暹彈之削其官爵及高澄納琅琊公主意暹必諫暹入諮事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於前澄問何爲暹㪍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悦把暹臂入見崔季舒聞之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拱辰引裾

宋仁宗召夏竦爲樞密副使諫官歐陽修等交章論其

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奸邪傾險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勵世因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帝裾畢其說前後十八疏帝乃悟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

詆訶紛然

唐李紳為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乃以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後果不相下詆訶紛然遂兩罷之

封識宛然

宋太祖聞中丞劉温叟清介遣吏以錢五百千賜之温叟受之封於西舍次年重午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見西舍封識宛然

驅迫墜溝

梁王僧孺幼貧母鬻紗布携僧孺至市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僧孺拜中丞悲感不自勝

傳呼過闕

宋御史中丞劉温叟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宋太祖方與黃門數人登樓温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賚臣所以呵道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主善之

不辱吾筆

宋仁宗天聖五年以程琳爲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謚文簡知白謚文節

止呼其官

宋辛簡肅公次膺除御史中丞糾彈不為苛察聞者知懼章疏一出天下聳之上方勵精政事眷遇隆厚呼其官而不名

半歳始授

宋御史中丞劉温叟卒有請除中丞者宋太祖曰必得純厚如温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歳始授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

三月即真

唐舒元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輿奏辯剖斷詳悉明審不三月即真然專附鄭注注所惡者舉繩逐之而憲長之職遂隳矣

法自貴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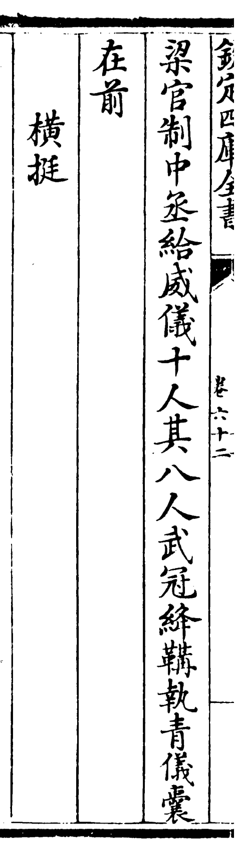
宋韓康肅公絳權御史中丞孫沔呂溱等守藩犯法從官聯章請貫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

言必先白

歸田録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言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遂以為例

乞立根本

宋仁宗嘉祐中以包拯為中丞拯言東宫虚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立誰拯曰臣非才備位所



梁官制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鞲執青儀囊在前

橫挺

東軒筆録御史臺有閤吏隷臺中四十年聲喏之時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賢否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凡為中丞惟恐其直時范諷為中丞一日視其挺直問曰爾挺忽直豈我之失邪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又教戒之數四大凡役人者當授人

以法觀其成何俟喋喋之繁若此使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某心鄙之不自覺其杖之直也范大笑慚明日視之挺復横矣

豈求相識

宋孫朴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吴中復為御史或問曰君未與二人識面而遽薦之何也答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

須選老成

宋仁宗嘗言中丞紀綱之首須選老成者爲之朕弄印久矣無如吾同姓命趙槩爲之

豐稷讀傳

宋豐稷爲中丞官宫寢感稷懐唐書上殿爲讀仇士良傳數行上曰已諭之矣稷僞不聞讀畢

張詠獻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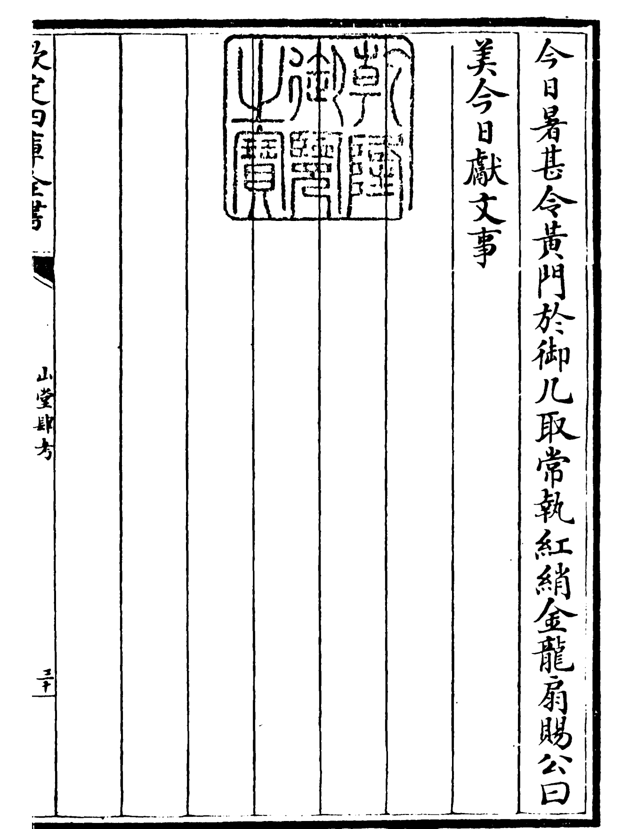
言行録張詠爲御史中丞真宗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閲於龍圖閣未竟命賜坐且曰

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立誰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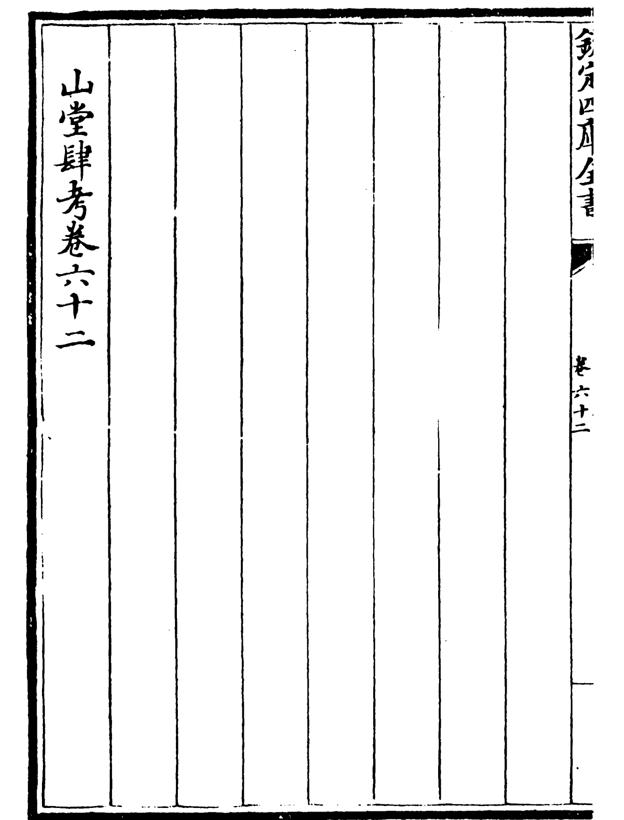
不求福報

宋孝宗淳熙中以黄治為御史中丞治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執囊



今日暑甚令黃門於御几取常執紅綃金龍扇賜公曰
美今日獻文事



山堂肆考卷六十二